

羅雪堂先生全集 三編
(五)



羅振玉著

羅雪堂先生全集

三編

(五)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 冊五 目錄

鳴沙石室佚書

自序

提要

隸古定尙書

春秋穀梁傳解釋

論語鄭氏注

春秋後國語

晉紀

閩外春秋

張延綬別傳

水部式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殘地志

一五一一
一五一九
一五六三
一六〇五
一六二九
一六五七
一六七一
一六七九
一七五七
一七六三
一七八一
一八〇一

沙州圖經

一八〇三

西州圖經

一八五五

太公家教

一八五九

星占

一八七五

陰陽書

一九〇五

修文殿御覽

一九二七

兔園策府

一九五三

唐人選唐詩

一九五五

唐詩選

一九五五

唐詩選

一九五五

對要

一九五五

自序

一九五五

御製五經

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 冊五 目錄

鳴

沙

石

室

佚

書

東方學會影印

室新書
鼎記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入千七百餘載為我先皇帝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天子二曰西陲之簡軸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既已甄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尚未知重而吾則快然自足一若天特為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縹緲已散我國人士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君始為予具言之既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携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則斯編所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感交併有不能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數倍之即時會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小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可欣者一也釐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既啟遺書西邁東土人士未由沾溉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屢通異書荐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倫所藏殆逾萬軸法京所弃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為言諸國典守森嚴不

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擇已竟行將刊布其餘卷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携之餘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贖甘肅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為毛質君方伯慶藩與予姻好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實同鄉里與謀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尚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千卷者等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流都市然或行翦字折以易升斗其住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過此愴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企合力已乃無助予為浚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為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制屬予任考訂顧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予贖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亡樂歎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願汲汲為此急若捕亡撥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

往志不可奪此編既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寧守之以慰幽獨苟
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尚當移書伯君更求寫影節嗇衣食之資贖續印行以償
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歲在癸丑九月二十三日上虞羅振玉商遺父書於
日本寓居之大雲書庫

往歲癸丑在海東影印敦煌石室古卷軸中中土久佚者十八種為鳴沙石
室佚書資力所限僅印百部十餘年來篋中久罄海內學者每移書見詢苦
無以應之乙丑春乃精撫付諸石印以廣其傳戊辰仲夏工始竣爰書前序
之末以識之貞松翁書于津沽嘉樂里寓居

三才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之數之自百五十而後

鳴沙石室佚書目錄提要

上虞 羅振玉

隸古定尚書

唐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為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而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尚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為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不存十一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於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著錄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奐仿呂氏所鑄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為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尚書亦十餘則

一若夾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至今具存子葉一披覽滿紙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為偽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為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為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偽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亦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二卷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楊備所讀其均為郭本可以理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逾七八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披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高書徵子第十七後題尚書卷第五核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叙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開成石經亦然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為十三卷與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即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即是一端言

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藉是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偽又因是卷而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竟緣是而得作偽者之主名可為段說之左證豈非無偶之快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為唐宋以來賴此存古文於一錢為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卷中經傳異文予別著之羣經點勘中而記此卷之所以可貴者於此

春秋穀梁傳解釋

唐寫本春秋穀梁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前半已損後半尚具書題其存者一百三十有九行始於僖公八年十二月訖於十五年十一月不見作者姓名考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初不知此書屬何家嗣檢集解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卷中雖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不足為異知此書為麋氏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見經典釋文叙錄 隋唐兩本並稱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而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知

之矣其經傳之文取以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而以此為優陸氏釋文顧皆不出今

畧舉之如十年傳汝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卷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賁此卷無

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卷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為君此卷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

此卷過字作遇注言吾與汝父子之情未有待遇汝以切急知廉本確是遇非過之誤 明則麗姬必死此卷無明則二

字宗余氏集本集解無明字有則字 不若自死此卷無自字十二年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卷作

春王三月石經及余本與此卷同左氏公羊二家並作三月 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卷五下有廟字又夷

狄相敗此卷狄下有自字如是之類義皆優勝可補陸氏之闕又以文中避諱諸字

考之世子作太子治作理知是卷為高宗朝所寫書迹精雅為唐寫本中之至佳者

廉氏此注楊氏疏中偶有徵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尚引其書似北宋之初尚存

然晁陳諸家書目則均不及殆天水初葉祕府僅存人間已久佚耶往者伯希和

君寄影本至京師知為佚籍苦不能得作者姓氏今一旦考知之當移書伯君萬里

之外當亦拊掌稱快也

論語鄭氏注

鄭注論語唐以後久佚宣統庚戌東友內藤湖南富岡君搗兩君先後寄其國本願寺主大谷氏所得西域古卷軸影本至京師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九行予據詩棠棣正義所引定為鄭注已訖為希世之寶為之印行矣越四年法友伯希和君又寄此卷影本至則由述而至卿黨凡四篇視前所見逾十倍益驚喜欲狂亟發紙展讀每篇題之下皆書孔氏本鄭氏注褚墨書迹均與本願寺本不殊蓋一帙而紛失者也考何晏論語集解叙謂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皇侃注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論也今此卷明著孔氏本一若所注為古論者而考其篇次則太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固明明同魯論知何叙皇注為可信顧孔訓世既不傳此卷乃明題孔本初不可曉且陸氏經典釋文亦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與何皇說略同乃反復考之釋文所舉鄭氏校正諸字則皆改魯從古無一從齊者始悟此卷所謂孔氏本者乃據孔氏古論改正張侯魯論而何皇諸家謂考校齊魯者蓋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

見集解叙鄭君既注於張論則不異兼采齊論其實固僅據古正魯也

此卷寫官漫題孔本雖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實亦可喜矣釋文又云鄭以

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者非也今考鄭君校正五十事釋文所著不及十五述而以卞四篇中釋文所載鄭君據古正魯者得八事而校以此卷則僅載其一則與陸氏鄭本或無此注說正合然此卷有美玉於斯節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則釋文未及徵引此殆五十事之一可據以補釋文者也陸氏所見鄭本與此本異者四事釋文陳司敗注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大夫此卷則作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御寇子疾注鄭本無病字此卷則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鄭或作恠恠此卷則作空空陸言或作則鄭本有不作恠者與此卷同兩端注鄭云末也此卷則作而端猶本末凡斯殊異率此為優則斯卷者不僅為今日幸存之秘籍其在有唐亦鄭注中之善本矣鄭君此注既久佚吾鄉陳仲魚徵君以前人所輯鄭注古文論語為不備且鄭注本非古文乃以集解為本采輯古注為論語古訓集解之外蒐輯鄭注獨多今校以此卷知前籍徵引每多違迕有誤以他注為鄭注者集解不義而富且貴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今卷中所注與此全異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踧踖如也鄭注踧踖敬恭貌此卷則作謙讓貌集解引馬注踧踖敬恭貌也是誤以馬注為鄭也世說新語注引式員版者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員

之者賤隸事也此卷無是語集解及文選華子固詩注並引孔注乃版持邦國之圖
稽考也是誤以孔注為鄭也有誤以鄭注為他注者集解朋友死注孔曰重朋友之
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又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今檢此卷並是鄭說
此誤以鄭注為孔也又有徵引鄭注而不標明者士相見禮正義引鄉黨孔子與君
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陳仲魚徵君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
與注往往不為區別今檢此卷則確是入門公節注但其文作自此已上謂圖事於
廷攝裘升堂謂圖事於堂字句小殊耳集解各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
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又君賜食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此二事不標
注者姓氏似為何氏之言而校以此卷亦為鄭義殆作集解時一時偶疏非如郭象
之竊莊也至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論
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徵君謂與集解異為鄭可知並據李膺傳
注吳志步騭傳並引論語恂恂然善誘人謂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今檢是卷則實
作循循亦無恭順貌之注而鄉黨恂恂如也注則曰恂恂恭順貌也此誤以鄉黨篇
注入子罕也又集解賓退注鄭曰如本復命白君賓已去也皇本高麗本作孔曰今